

羣众演唱小丛书

沪 剧

女儿做得对

陈 斌 著

上海羣众艺术馆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群众演唱小丛书

女儿做得对

(沪剧)

編輯者 上海群众艺术馆

著作者 秦 斌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陕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50 印张：13/96 字数：10,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328

定价：(内) 0.05 元

群众演唱小丛书

女儿做得对

〔沪 剧〕

上海群众艺术馆编

秦 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内 容 提 要

某人民公社业余文工团团长小琴，是一位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母亲是翻身农民，也是一位爱社如家的老积极分子。小琴喜欢演戏，把戏剧当作一种教育人们的工具，对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邻居王二嫂觉得剧中人象是自己，常到小琴娘面前来埋怨小琴，小琴娘觉得面子上过意不去，不爱成女儿演现代戏，因此不肯把自己的嫁时衣借给女儿去演戏。直到后来王二嫂原形毕露，这才知道女儿做得对，不但把嫁时衣借给女儿，并且还要去看她演的戏。

时 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

地 点：上海市郊区某人民公社。

人 物：小 琴：女，共青团員，公社业余文工团团长，十八岁，聪明伶俐，原則性强。

小琴娘：女，翻身农民，爱社如家的老积极分子，和蔼可亲，但有一些情面观点。

王二嫚：女，四十五岁。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尾巴沒有割断，走老路的思想严重。

布 景：小琴家。舞台左斜角有房屋一間，原是小琴家堆放物件的房子，现为生产队仓库，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幸福生产队仓库”字样。場上有新打过的豆秸一堆。

幕 启：空場。幕后声：“嫚嫚听我讲”，“媽媽听

我說”……等等女孩子噙噙嗔嗔的笑着和談話声。

〔小翠娘匆匆出場，一面走一面搖手，一面笑一面說。

小翠娘：不行！不行！隨你們怎么拼，你們就是拼得公鸡会下蛋也不行！……哎！这些孩子！（唱“流水”）

这真是，一个姑娘笑嘻嘻，
两个姑娘一台戏，
三个姑娘你更没办法，
只听見嘻嘻哈哈，哈哈嘻嘻你就別想拼道理。

正象那春天燕子点水飞，
輕輕盈盈、伶俐落落永远不知省力气。（甩）

她們是，剛剛种好油菜王，
手不洗、飯沒吃、走在路上就演开了戏，

你也唱来她也和，
我那女儿更积极；

演戏我本来不反对，

是应当快快活活过日子，(甩)

(轉“基本調”)

可是近來纏不清，
有人對我意見提，
說我女兒編戲編了他，
說我女兒演戲演臭了伊。
尽管旁人提意見，
我的女兒还是要演戲，
這兩天不知又出啥新花樣，
又動腦筋借我三十年前嫁時衣。
我說要演老戲我就借，
再演批評人的戲我不借衣。
麻煩事兒傷腦筋，
找上門來我還得受悶氣。
實在纏得沒辦法，
我緊跑几步到家里。

我，小琴娘，只有一个寶貝女兒小琴，今年十八歲。是在毛主席手下長大的，上學堂識了字，如今又是業余文工團團長，一天到晚象個熟透的石榴，張着個小嘴嘻嘻哈哈，哈哈嘻嘻，真討……人

嫌……不！真討人喜欢。可就是一点不好，这几天又想編本戏批評那些心里有鬼的人，这都是左邻右舍的熟人，多过意不去呀！对！衣服一定不借給她，叫她戏演不成。（不防脚下一滑）啊！是一粒黄豆，哎！这些年輕人毛毛糙糙的，打好黄豆，怎么不扫清！（弯腰拾黄豆，因为黄豆少，好久才拾起一粒，爱惜地用嘴吹吹土）

〔小琴跳跃上。〕

小 琴：（唱“綉腔流水”）

剛剛种好油菜王，
下午要积肥下河塘，（甩）
人民公社幸福路，
农民步步升天堂。
恨只恨，资本主义坏思想，
还想拉人下火坑，
說什么，“公社不如高級社”，
說什么，“互助沒有单干强”，
这真是圓圓銅銅四方眼，
只看短来不看长，

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只闻臭来不闻香。（甩）
这种思想要批判，
因此王支书交促任务一大桩，
他要促抓紧时间写本戏，
舞台上批判这种臭思想。
写个剧本并不难，
因为这里有对象。

（轉“长流水”）

我媽是爱社如家老积极，
王二嫫就是自私自利坏思想。
两个人物一对比，
紅黑分明很清爽，
姐妹淘里一商量，
写了个剧本还蛮象样！

我，小琴，大家选我当业余文工团团长，
我是又开心又高兴，又高兴，又开心，为
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編了一本戏；戏还
好写，可是衣服不好借。我媽三十年前
那件嫁衣，我见过倒合用，刚才向她借她
不肯……对，我还得想办法，动媽的脑

筋。

(唱“三角板”)

我媽本是老積極，
愛社如家勝自己，
想個辦法說服伊，
叫伊借出嫁時衣。(進門)

媽，媽媽——

小琴娘：(抬起頭)在這哪，一歇不見，象叫魂一樣。都是十八九的大姑娘啦，還离不开娘。

小 琴：(撒嬌地)我一輩子不離開你，媽媽——

小琴娘：去！去！幫我拾黃豆。

小 琴：(看不見)哪里有黃豆？

小琴娘：(攤開手)這不是。

小 琴：只有几粒黃豆，快吃中飯去吧！

小琴娘：就知道吃，你看，

(唱“基本調”)

一粒黃豆一粒金，
圓圓胖胖愛煞人，
須知來處不容易，
哪一粒不是流汗出力費尽心。

高楼不能缺块磚，
仓滿还不是全靠这粒金。

小 琴：（接唱）姆媽真是老积极，
事事教育促小輩人。

小琴娘：用不着表揚我，快寻寻看。

小 琴：（伸舌头）好厉害。……姆媽，我拾到一粒。

小琴娘：（接豆）这才是我的好女儿。

小 琴：姆媽——

小琴娘：哎。

小 琴：好姆媽——

小琴娘：哎——

小 琴：亲姆媽——

小琴娘：又动啥脑筋，快死了你那条心，以后也不准你演戏啦。

小 琴：人家又沒提演戏的事。人家向你借衣服嘛！

小琴娘：看，这不是說出来啦，你那个小翅膀翹佬翹，媽还不知道你要往哪里飞呀！听到沒有，这种戏不許演。

小 琴：演戏教育別人有啥不好？

小琴娘：都是左邻右舍的，叫人家找上门来，叫我受闲气。

小 琴：批评他们是为了叫他们改好。

小琴娘：反正以后不准你演活人的戏。

小 琴：一定要演。

小琴娘：你敢再翻一句，我把你锁起来。

小 琴：姆妈你——

小琴娘：我怎么？

小 琴：（旁唱“三角板”）

姆妈真是好厉害，

我得动动小脑筋，（稍思索）

对！

三国里诸葛亮用兵有法，

用计策激黄忠大战曹兵，

老古话，用将不如激将好，

我为啥不学那诸葛亮孔明。

小 琴：（装作严肃地）姆妈，人民公社好不好？

小琴娘：（大吃一惊）啊？傻翻啥？

小 琴：（唱“三角板”）

姆妈我来问声你，

人民公社好不好？

小琴娘：（接唱）人民公社金不換，
人民公社金飯碗，
人民公社比甘蔗，
节节高来节节甜。
你問这話啥意思，
真是不着地来不着天。

小 琴：姆媽呀！

（唱“下板”）

你說人民公社金不換，
你說全民幸福心中甜。
可是有人要反对，
你說应当怎么办？（“三角板”甩腔）

小琴娘：（唱“三角板”）

哪个敢把公社来反对，
叫他和我来讲讲看，
問他是財迷心窍瞎了眼，
还是痴心妄想想鬧翻天！

哪个說的，哪个想叫佢过十年前的苦日子，我就和他拚老命。

小 琴：怕媽撕不开臉，畀情面。

小琴娘：你舅舅我也不留情，你說是誰？

小 琴：是王二孀！

小琴娘：哎！（摔开手）

小 琴：看，剛才辯的不留情，這——

小琴娘：這是另外一回事。

（唱“基本調”）

半天又說到王二孀，
她過去雖然比佢好，
也是一個種田人。
她不過看的近來心眼小，
不是地主富農那號人。

小 琴：（接唱）可是她听信地富講鬼話，
對公社是人進心不進，
地主富農放歪風，
她也跟着散烏雲，
要是走上回頭路，
還不是一家發財萬家貧。

小琴娘：（唱“三角板”）

十個指頭還有長佬短，
她講閑話恐怕也是有口沒有心。

小 琴：（接唱）姆媽不是我批評你，
一團和氣不該應，

情面观点在作怪，

严重的讲，阶级路线分不清。（“三角板”甩腔）

小琴娘：啊呀！妈哪来那些个路线啦，观点啦。快去拿个小碗来。

小 琴：我不去，道理还没讲完呢！

小琴娘：算你有理，还不行吗！去拿碗去。

小 琴：（咕哝着）我本来有理嘛！（下）

小琴娘：嘻嘻。（仍然在寻找黄豆）

〔王二孀上。〕

王二孀：（唱“汪汪调”）

不走大路走小路，

匆匆来找小琴娘。

（数板）我叫王二孀，

全家五口人，

老头捉小蟹，

儿骑自行车三叉路口带行人，

我和儿媳大孙子，

养鸡养鸭养羊养猪附带管竹林，

全家无人吃闲饭，

天天进金银，进金银。

我一家五口，日脚不是过得滿好咗！参加了公社反倒不自由啦！当下部的真是多管閑事，教育啦，批評啦，有本事单干比比看。更气人的是小琴領头的那些黄毛丫头，沒上沒下的，还把我編成了戏，說我怎么怎么坏，要是这个戏在乡里演演，在县里演演，我今后怎么見人呀！所以我来找小琴她娘，这个戏随便怎么也不能演，說好便罢，說不好她过去还欠我两升黄豆……对，我得赶紧去。

〔王二孀讲到“两升黄豆”的时候，小琴由屋內拿小碗出交给她娘，她娘說：用不着拾啦，你把中飯拿回来吃吧！小琴向大門走，她娘向倉庫走，小琴在門口碰到王二孀。

王二孀：小琴姑娘。

小 琴：王二孀，来做啥？（稍停卽下）

王二孀：沒啥……哼，哼，非叫你娘管管你不可。

〔进門正看到小琴娘在倉庫門口，小琴娘因倉庫門鎖了起来，半小碗黄

豆放不进去，王二孀认为是小琴娘在偷社里的黄豆。

王二孀：（旁白）平时老积极，原来是假的，这可叫我拿着把柄啦。（白）大嫂子！

小琴娘：啊！二孀，快来坐！（随手把小碗放在豆楷堆的高处）

王二孀：（旁白）你放的再高，我也早看到啦！（白）大嫂子，你真好福气，小琴姑娘越有出息啦。

（唱“汪汪调”）

小琴姑娘样样灵，
生产学习门坎精，
可就是一样不太好，

小琴娘：啥？

王二孀：（接唱）跳跳蹦蹦不老成。

小琴娘：二孀呀！

（唱“三角板”）

年轻人应当跳跳蹦蹦，
说说唱唱乐人心，
他们生的辰光好，
鲤鱼应当跳龙门。（“三角板”甩腔）